



10105

道光三年重鐫

陸象山先生全集

金谿槐堂

書屋藏板

象山先生全集序

有宋撫州金谿陸先生字子靜嘗居貴溪

之象山世方學者集至尊稱之曰象山先

生先生遺言為

二十八卷又外集六卷命簡為之序簡自

主富陽簿時已受教於先生因言忽覺澄

象山全集楊序

一

然清明應用無方動靜一體乃知此心本
靈本神本明本廣大本變化無方奚獨簡
心如此舉天下萬世人心皆如此易曰百
姓日用而不知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
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
大戴記孔子之言謂忠信為大道忠者忠



實信者誠信不詐偽而先儒求之過求諸
幽深故反不知道孔子又名大道曰中庸
庸者常也日用平常也孟子亦謂徐行後
長即堯舜之道又謂以羊易牛之心足以
王先生諄諄為學者剖白斯旨深切著
明而學子領會者寡簡不自揆度敢少致
輔翼之力專叙如右

開禧元年夏六月乙卯門人四明楊簡書

陸象山先生文集序

天有北辰而衆星共焉。地有泰岳而衆山宗焉。人有師表而後學歸焉。象山先生其學者之北辰。泰岳。欤。自始知學。講求大道。弗得。弗措。久而寢明。又久而大明。此心此理。貫通融會。義在其中。不勞外索。揭諸當

象山先生集序

一

世曰學問之要。得其本心而已。心之本真。未嘗不善。有不善者。非其初然也。孟子嘗言之矣。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羨。妻妾之奉。所識窮乏。得我而為之。此之謂失其本心。其言昭晰如是。而學者不能深信。謂道為隱。而不知其著。謂道為邈。而不

知其近求之愈過愈湮鬱至先生始大發之如指迷塗如藥久病迷者悟病者愈不越於日用之間而本心在是矣學者親承師訓向也跂望聖賢若千萬里之隔今乃知與我同本培之溉之皆足以敷榮茂遂豈不深可慶哉嗚呼先生之惠後學宏矣。

象山先生集序

二

先生之言悉由此出上而啟沃君心下而切磨同心又下而開曉黎庶及其他雜論著述皆此心也儒釋之所以分義利之所由別剖析至精如辨白黑過俗學之橫流援天下於既溺吾道之統盟不在茲乎爰識先生於行都親博約者屢矣或竟日以

至夜分未嘗見其少有昏怠之色表裏清
明神采照映得諸觀感鄙吝已消矧復警
策之言字々切已歎先生之歿餘二十年
遺言炳々精神猶在敬而觀之心形俱肅
若親炙然臨汝嘗刊行矣尚多缺畧先生
之子持之伯微裒而益之合三十三卷今

象山先生集序

三

為刊于倉司流布寔廣書滿天下而精神
亦無不徧言近而指遠雖使古人復生莫
之能易嗚呼茲其所以為後學之師表歟
先生撫州金谿青田里人嘗講學於貴溪
南岸之象山學者尊稱為象山先生云

宋嘉定五年九月戊申門人四明袁燮書

文安公遺像



象山全集

一

三陸祠珍藏

王大有詩云篤學光前哲知言
衆所迷學同顏氏好功與孟軻
齊獻替心弥切藩維政可稽儒
宮儼遺像垂範自江西

袁蒙齋嘗作先生
贊云即心是道勿
助勿忘愛親敬長
易簡平常煌煌昭
揭神用無方再拜
象山萬古芬芳

二

包揚作先生贊云
辭蔓蝕真會當一
正刻百家偽藥千
古病發人本心全
人性命一洗佛老
的傳鄒孟

象山陸先生文集叙

青田陸先生之學非可以言傳而學之者非可以言求也盱江舊有先生語錄一帙所錄不無淺深之異此篇之首乃其高第弟子傳李魯巖松年之所錄者澄肅讀之先生之道如青天白日先生

吳序一

之語如震雷驚霆雖百數十年之後有如親見親聞也揚敬仲門人陳垣嘗錄板貴溪象山書院至治癸丑金谿學者洪琳重刻文集於青田書院樂順攜至京師清談其成於乎道在天地間古今如一人之同得賢知愚不肖

無事畫焉能反之於身則天之所以與我者我固有之不待外求也擴而充之不待增益也先生之教人蓋以是豈不至簡易切實哉不求諸我之身而求諸人之言此先生之所深憫也口談先生心慕先生者比之也果有一人能知先生之

吳序二

學者乎果有一人能為先生之學者乎於乎居之相近若是其甚也世之相去若星其未遠也可不自愧自惕而自奮與勿徒以先生之學付之於空也

大元至治甲寅歲春三月咸邱後學

吳澄敬換

陸文憲公全集序

事司奇耦固非偶然司中丞此
而弗得藉中耦此而愉情此
夜尚全集是尚是集聞此
黨此中錄向良及凡家藏全
楓翅珍寶甫陪一讀旋即珠璣
技翁云異書轉配陪荒州福
亦文憲公此學中學也精中已

象山全集

閔序

編天下此理細中已於天下此
疑師承此是顯赫其此瀕序異
峽則乎其此時論此合於譜尚
嵐中已讎此時論此不合於譜
商實中已詰此已去此中
聖賢此中并離天下凡此中
聖賢此中是何如此正大河如
此光明乎凡世已得專於能灑

孤於禪機不惟自爲能灑不知
向詆爲禪機不知向即謂與米
文向有異同之不知向尚也幸
已歲向商踪邦瑛足攜書來營
重村剗斷以真嶙二烟二克蘇
先幸齋懷爲名禪後嗣接談時
詢及工修緣以書屬序因向向
能步畢日咕嚕中研肉不可用

象山全集

閱序

二

學閱顏頓首懽篆



象山先生全集叙

聖人之心學也堯舜禹出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心學之源也中也者道心出謂也道心精一出謂仁所謂中也孔孟心學

象山全集序

一

惟務求仁蓋精一出傳也而當時之弊固已有外求出者故子貢致起於多學而識而以博施濟衆為仁夫子告出以一貫而教以能近取譬蓋使出求諸其心也迨於孟氏之時墨氏出言

仁至於摩頂放踵而告子以徒
又有仁內義外之說心學大壞
孟子顯義外出說而曰仁人心
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
已矣又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
我也我固有之弗思耳矣蓋王

道息而伯術行功利之徒外假
天理出近似以濟其私而以欺
於人曰天理固如是不知既無
其心矣而尚何有所謂天理者
乎自是而後析心與理而爲二
而精一出學以去儒心支離外

索於刑名器數之末以求明其
所謂物理者而不以吾心即物
理初無假於外也佛老以空虛
遺棄其人倫事物之常以求明
其所謂吾心者而不知物理即
吾心不可得而遺也至宋周程

二子始復追尋孔孟之宗而有
無極而太極定出以仁義中正
而主靜心說動亦定靜亦定無
內外無將逆心論庶幾精一心
旨矣自是而後有象山陸氏雖
其純粹蘇平若不逮於二子而

簡易直截真有以接孟氏之傳
其議論開闔時有異者乃其氣
質意見出殊而要其學之必求
諸心則一而已故吾嘗斷以陸
氏出學孟氏之學也而世以議
者以其嘗與晦翁之有同異而

遂詆以為禪夫禪之說棄人倫
遺物理而要其過極不可以為
天下國家苟陸氏之學而果若
是也乃盱以為禪也今禪之說
與陸氏出說孟氏之說其書具
存學者苟取而觀之其是非同

異當有不待於辨說者而顧一
倡羣和剽說雷同如矮人之觀
塲莫知悲笑之盱自豈非貴耳
賤目不得於言而勿求諸心者
心過歟夫是非同異每起於人
持勝心便舊習而是已見故勝

心舊習心為患賢者不免焉撫
守李茂元將重刻象山文集
而請予一言為心序予何所容
言哉惟讀先生心文者務求諸
心而無以舊習已見先焉則糠
粃精鑿心美惡入口而知心矣

正德辛巳七月朔陽明山人王
守仁書

象山全集序

六



守仁書

正德辛巳七月朔陽明山人王守仁書

重修陸象山先生文集序

虞廷以十六字之心法衍道統而理學乃得承於後代理學者道統所由寄也粵自孔孟既沒微言歇絕諸子百家之說紛紛競響或擇焉而不精或語焉而不詳道其所道而非聖人之道迨濂溪周子出考遺

象山全集

注序

一

經而得不傳之緒於以上承先哲下開來學嗣是二程張朱相繼而起淵源授受表章六經而聖道燦然復明金谿陸象山先生與朱子同時異壤一則主席鹿洞一則誦學鵝湖當世並稱朱陸觀其垂訓立教易從大抵欲人求放心以復其本然之體

雖與朱子宗主不同往反辨論而其躬行
實踐期無愧於聖賢之道者則無不同也
故考陸者必叅朱考朱者不廢陸陸集出
自門人自宋迄今頗多散佚臨川李穆堂
先生素佩陸於其家得王文成公校本若
于卷為之評點並詳註門人姓字里居至

是已百有餘年矣未經刊布庚辰秋先生
之嗣孫邦瑞將攜其稿入都門復而新之
因予門下士汪生之旭請予為序予惟陸
子生當宋代理學名儒森然林立而先生
奮起草茅天資學力超然物表闡性命之
微窮天人之蘊與濂洛關閩並垂不朽雖

一時未盡其用而後世得以存其說今讀其文凡斯道之循環往復聖學之成始成終胥于是乎在將所謂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先生有焉予固喜邦瑞之能承先志而又冀乎讀先生之書者之當窺其致力之所存而不徒以尊

象山全集

汪序

三

德性為見心之地也已

賜進士及第禮部尚書山陽後學瑟菴汪廷珍

書於都門邸舍



叙

存世
亦章

自虞書肇傳心之學而千古道統以開大學功先格致中庸明善乃可誠身孟子欲人不失其本心蓋未有真知灼見而不能見諸躬行者亦未有踐履篤實而不本於心得者孔子稱顏子好學語之不惰惟其

象山全集

周序

一

心解是以力行也傳曾子一貫使知一心能貫衆理也孟子言學問之道在求放心以心存則理得也昌黎謂孟子後不得其傳宋世諸儒昌明絕學厥功偉矣其與朱子同時講學有金谿陸子負絕世之姿具有神悟方其反復辨論間有抵牾雖互相

駁詰不以為嫌而世誤以朱為專道問學
陸為專尊德性不知遺德性別無所謂問
學離問學安在其為尊德性耶孔子曰託
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今二公之經濟既
皆彪炳史志而陸子生平詳儒釋之辨嚴
義利之防教人先在發明本心殆有功於

象山全集

周序

二

孟子或乃疑其近禪不知禪家專尚虛無
陸子言心悉衷義理實確有所得觀於治
家閨門之內儼若朝廷其知荆門軍盜息
民安一郡之中僉以為神此豈禪家者流
所能設施也哉第學之者無其才識不能
必他人之悉如陸子故自楊慈湖以後或

有入於偏者若朱陸之同否今即以朱子
之言定之曾有遺文公書謗及象山先生
朱子答云子靜未可輕議又云南渡以來
理會得着實工夫者某與子靜而已苟非
志同道合何以及此然則強分門戶存偏
袒之見者細讀其全集並印以朱子之言
庶可以知陸子也已

象山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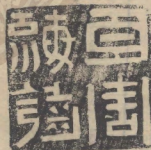
周序

三

歲辛巳秉鐸鄂城時金谿陸兄名邦瑞
者來楚乃文安公二十二世孫也其人
雍容儒雅能守先緒攜所藏象山夫子
全集刊本同郡李穆堂先生曾有評點
囑為重校間亦竊附跋語加以按字於

是勉力付梓若陸君者殆不愧儒先後
裔矣

道光三年孟夏穀旦江夏儒學教諭黃陂
後學周毓齡問袁氏頌首拜撰



象山全集

周序

象山先生全集目錄

卷之一

書

與邵叔詒

與曾宅之

與胡季隨

與趙監

與鄧文範

與姪孫濬

與李省幹

卷之二

書

象山全集

目錄

與王順伯

與朱元晦

與吳顯仲

卷之三

書

與童伯虞

與劉深父

與張輔之

與曹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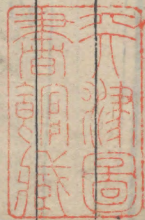
與曹立之

與黃日新

與黃元吉

與喬得占

與諸葛受之



卷之四

書

與李德遠

得解見提舉

得解見權郡

得解見通判

與諸葛誠之二

與王德修

與劉淳叟二

與趙宰

與胡達材二

與潘文叔

與彭世昌

與曾敬之

與符舜功三

與符復仲

象山全集

目錄

二

與周廉夫

卷之五

書

與呂伯恭

與呂子約

與戴少望

與舒西美

與高應朝

與楊敬仲

與項平父

與舒元賓

與徐子誼二

與趙子直

與辛幼安

卷之六

書

與傅全美 二

與傅子淵 三

與傅聖謨 三

與包詳道 七

與包顯道 二

與包敏道 四

與吳伯顛

與吳仲詩

與吳叔有

卷之七

書

象山全集

目錄

與勾熙載

與彭子壽

與邵中孚

與顏子堅

與張季忠

與胥必先

與朱元晦

與吳仲良

與詹子南 三

與陳倅 二

與包顯道 四

與周元忠

與蘇宰

與程帥

卷之八

書

與張春卿

與宋漕

與陳教授 二

與趙推

與蘇宰

卷之九

書

與王謙仲 二

與錢伯同 二

與楊守 三

與黃監

與林叔虎

與陳君舉

卷之十

象山全集

目錄

書

與李成之 二

與應仲實

與張季海 二

與張元鼎

與黃康年

與胡無相

與朱益叔

與路彥彬

與涂任伯

與董元錫

與倪濟甫

與黃彥文

與劉志甫

與邵叔誼

與江德功

與曾宅之

與周元忠

與詹子南 二

與吳顯仲

卷之十一

書

與朱濟道 三

與吳子嗣 八

與傅季魯

與陳宰 二

與李宰 二

與趙景昭

與王順伯 二

與尤延之

與豐宅之

象山全集

目錄

五

卷之十二

書

與趙然道 四

與趙詠道 四

與陳正巳 二

與張誠子

與張輔之

與饒壽翁 七

與倪九成

與張季悅 二

與劉伯協 二

與黃循中 二

卷之十三

書

與郭邦逸

與郭邦瑞

與李信仲

與潘文叔

與朱子淵 三

與薛象先

與羅春伯

與鄭溥之

與馮傳之

與朱元晦 一

卷之十四

書

與包詳道

與包敏道 二

與嚴泰伯 三

與傅子淵

象山全集

目錄

六

與羅章夫

與廖幼卿

與傅齊賢

與胥必先 三

與蔡公辯

與張德清

與高應朝

與姪孫濬 四

卷之十五

書

與陶贊仲

與孫季和

與唐司法

與傅克明

與章茂獻

與羅春伯

與薛象先 二

與朱子淵

與劉漕

與吳斗南

卷之十六

書

與章德茂 五

與張元善 二

卷之十七

書

與張監 二

與豐叔賈

與鄧文範

與致政兄

象山全集

目錄

七

與張伯信

與似清

與沈宰 二

卷之十八

奏表

刪定官輪對劄子 荆門到任謝表

與廟堂乞築城劄子

卷之十九

記

敬齋記

宜章縣學記

荆公祠堂記

經德堂記

貴溪重脩縣學記

武陵縣學記

本齋記

臨川簿廳壁記

卷之二十

序贈

送毛元善序

送宜黃何尉序

送彭子壽序

送楊通老

贈吳叔有

贈俞文學

贈二趙

贈僧允懷

象山全集

目錄

八

贈曾友文

贈汪堅老

贈丁潤父

贈黃舜咨

贈汪彥常

贈陳晉卿

示象山學者

贈金谿砌街者

贈湯謨舉

贈陸唐卿

贈疎山益侍者

贈劉季蒙

題新興寺壁

題翠雲寺壁

朱氏子更名字說

二張名字說

格矯齋說

跋資國寺雄石鎮帖

記祿德廟始末

鄧文苑求言往中都

卷之二十一

雜著

易說 四

易數

一張叔權書
一連叔廣書

三五以變錯綜其數學說

論語說

孟子說

卷之二十二

雜著

史評 二

雜說

象山全集

目錄

九

卷之二十三

雜著

白鹿書院論語 講義

大學春秋講義

荆門軍皇極講義

卷之二十四

雜著

策問 十六

卷之二十五

詩

少時作

聞鷺

鷺 六言

晚春出箭溪

二首

子規 六言

蟬

贈化主

疎山道中

鵝湖和教授兄韻

挽石子重

挽張正應

和黃司業喜雪

游湖分韻得西字

和楊廷秀送行

送德麟監院歸天童和楊廷秀韻

二首

送勾熙載赴浙

西監

題慧照寺

象山全集

目錄

十

贈畫梅王文顯

簡朱榦叔諸友

書劉定夫詩軸

玉芝歌

卷之二十六

文

祭呂伯恭文

代致政祭姪標之文

代教授祭神文

石灣祈雨文

謝雨文

荆門祈雨文

望壇謝雨文 二

東山禱雨文

東山刑鵝禱雨文

上泉龍潭取水禱雨文

卷之二十七

行狀

教授陸公行狀

宋故吳公行狀

卷之二十八

誌銘

黃氏墓誌銘

張公墓誌銘

陸公墓誌銘

黃公墓誌銘

黃夫人墓誌銘

楊承奉墓碣

葛致政墓誌銘

吳伯暉墓誌銘

象山全集

目錄

十一

陸修職墓表

卷之二十九

程文

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

伐德博而化

解試

黃裳元吉黃離元吉使民宜之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

以知來知以藏往

省試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卷之三十

程文

孝文大功數十論

天地之性人為貴論

智者術之原論

房杜謀斷如何論

劉晏知取予論

政之寬猛孰先論

常勝之道曰柔論

卷之三十一

程文

象山全集

目錄

十一

制科

解試

料敵

解試

賑濟

解試

唐取民制兵建官

省試

德仁功利

省試

漢文武之治

省試

卷之三十二

拾遺

好學近乎智

學問求放心

主忠信

母友不如已者

人不可以無恥

二

思則得之

君子喻於義

求則得之

里仁爲美

則以學文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

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養心莫善於寡欲

取二三策而已矣 保民而王

續書何始於漢 策

卷之三十三

文安謚議 孔熯撰

覆謚 丁瑞撰

象山全集

目錄

十三

象山先生行狀 楊簡述

卷之三十四

語錄

卷之三十五

語錄

卷之三十六

年譜

附學則辯

徐階著

陸象山先生文集卷之一

臨川後學李 紱點次

書

楚陂後學周毓齡重校
槐堂書齋裔孫邦瑞刊

與邵叔誼

浙江人間學於文安公

前日竊聞嘗以夫子所論齊景公伯夷叔齊之說。定命以祛俗惑。至今嘆服。不能弭忘。笑談之間。度越如此。輔之切磋。何可當也。充其所見。推其所爲。勿怠勿畫。益著益察。日躋於純一之地。是所望於君子。夷齊未足言也。此天之所以予我者。非由外鑠我也。思則

象山全集

卷一

一

得之。得此者也。先立乎其大者。立此者也。積善者。積此者也。集義者。集此者也。知德者。知此者也。進德者。進此者也。同此之謂同德。異此之謂異端。心逸日休。心勞日拙。德僞之辨也。豈唯辨諸其身。人之賢否。書之真僞。舉不逃於此矣。自有諸已。至於大而化之。其寬裕溫柔。足以有容。發強剛毅。足以有執。齊莊中正。足以有敬。文理密察。足以有別。增加馴積。水漸木升。固月異而歲不同。然由萌蘖之生。而至於枝葉扶疎。由源泉混混。而至於放乎四海。豈二物哉。中庸曰。誠

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又曰其爲物不貳此之謂也。學問固無窮已。然端緒得失。則當早辨。是非向背。可以立決。顏子之好學。夫子實亟稱之。而未見其止。蓋惜之於旣亡。其後曾子亦無疑於夫子之道。然且謂爲魯。在柴愚師辟之間。素所蓄積。又安敢望顏子哉。曾之於顏。顏之於夫子。固自有次第。然而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雖夫子不能逃於曾子矣。豈唯曾子哉。君子之道。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唐周之時。康衢擊壤之民。中林施罝之夫。亦帝堯文王所不

象山全集

卷一

二

能逃也。故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病其自暴自棄。則爲之發四端。曰。人之有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夫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此復之初也。鈞是人也。已私安有不可克者。顧不能自知其非。則不知自克耳。王澤之竭。利欲日熾。先覺不作。民心橫奔。浮文異端。轉相熒惑。往聖話言。徒爲藩飾。而爲機變之巧者。又復魑魅。虺蜴。其間耻非其耻。而耻心亡矣。今謂之學問思辯。而於此不能深切著明。依憑空言。傳著意見。增疣益贅。

陽明先生答顧東橋書最末一大段。疑疑于言暢發。陸子此書之意。然辭繁不殺。與言簡而意足者相較。覺道德之淺。殊世代之先。

後自有界限不能無感焉
至於悲天憫人及及皇皇之意如病瘵在身實有不容已於天下者則兩君子先後同發所謂考諸三三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敢者也

助勝崇私重其狷忿長其負恃蒙蔽至理杆格至言
自以爲是沒世不復此其爲罪浮於自暴自棄之人
矣此人之過其初甚小其後乃大人之救之其初則
易其後則難亦其勢然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
先後則近道矣於其端緒知之不至悉精畢力求多
於末溝澮皆盈涸可立待要之其終本末俱失夫子
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後世耻一物之
不知者亦耻非其耻矣人情物理之變何可勝窮若
其標末雖古聖人不能盡知也稷之不能審於八音

象山全集

卷一

三

變之不能詳於五種可以理揆夫子之聖自以少賤
而多能然稼不如老農圃不如老圃雖其老於論道
亦曰學而不厭啓助之益需於後學伏羲之時未有
堯之文章唐虞之時未有成周之禮樂非伏羲之智
不如堯而堯舜之智不如周公古之聖賢更續緝熙
之際尚可考也學未知至自用其私者乃至於亂原
委之倫顛萌蘖之序窮年卒歲靡所底麗猶焦焦然
思以易天下豈不謬哉

與曾宅之

諱祖道廬陵人師事文安公

瀑音暴飛
泉懸水也

曩蒙訪逮。切磋未究。足下以親庭之命。不能留。臨別有來歲相過之約。日望書劒至。止竟墮渺茫。何耶。某自去年春尾在山間。聞猶子想之之訃。以歸。內外撫棺視窆之役。相尋以卒歲。近者始得復至山房。山間泉石頗多。適值瀑流方壯。噴玉湧雪。處處爭奇。經年之別。不容不遍撫勞之。旁郡朋友。往往輳集。應酬殊不少暇。頗復勞勩。既而霖淫不解。遂以感疾。山間不便醫藥。扶病出山。半山遇盛价致書。越數日抵家。病又增劇。比日少甦。始得發視。氣力倦憊。又未能作復。

象山全集

卷一

四

稽留盛价。皇恐示諭。與章太博問答。其義甚正。其前述某之說。又自援據反覆。此則是足下病處。所述某之言。亦失其實。記錄人言語極難。非心逼意解。往往多不得其實。前輩多戒門人無妄錄其語言。爲其不能通解。乃自以已意聽之。必失其實也。相去之遠。不得面言。不若將平時書問。與所作文字。講習稽考。差有據依。若據此爲辨。則有案底。不至大訛舛也。且如存誠持敬二語。自不同。豈可合說。存誠字於古有考。持敬字乃後來杜撰。易曰。閑邪存其誠。孟子曰。存其

心某舊亦嘗以存名齋。孟子曰：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又曰：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只存一字，自可使人明得此理。此理本天所以與我，非由外鑠，明得此理，卽是主宰，真能爲主，則外物不能移，邪說不能惑，所病於吾友者，正謂此理不明，內無所主，一向縈絆於浮論虛說，終日只依藉外說以爲主。天之所與我者，反爲客。主客倒置，迷而不反，惑而不解，坦然明白之理，可使婦人童子聽之而喻，勤學之士，反爲之迷惑，自爲支

象山全集

卷一

五

離之說以自縈纏，窮年卒歲，靡所底麗，豈不重可憐哉。使生在治古盛時，蒙被先聖王之澤，必無此病。惟其生於後世，學絕道喪，異端邪說充塞彌滿，遂使有志之士，罹此患害，乃與世間凡庸恣情縱欲之人，均其陷溺，此豈非以學術殺天下哉。後世言易者，以爲易道至幽至深，學者皆不敢輕言。然聖人贊易，則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孟

臧穀用心雖
異其爲亡羊
則一

子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夫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又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不為耳。又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又曰。人之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又曰。吾身不能居仁由義。

象山全集

卷一

六

謂之自棄。古聖賢之言。大抵若合符節。蓋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當歸一。精義無二。此心此理。實不容有二。故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又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如是則為仁。反是則為不仁。仁即此心也。此理也。求則得之。得此理也。先知者。知此理也。先覺者。覺此理也。愛其親者。此理也。敬其兄者。此理也。見孺子將入井。而有怵惕惻隱之心。者。此理也。可羞之事。則羞之。可惡之事。則惡之。此理也。是知其為是。非知其為非。此理也。宜辭而辭。宜

陸子論心句
句說理而道
聽塗說之流
必誣其專言
精神近於禪
學蓋愛憎之
不必其事
之有根如髮
冥女者必誠
為搗婦翁而

不自疑其妄
彼陳建軍可
謂無忌憚之
小人矣

即夫子所謂
先行其言而
後從之

自古人質實
以下至蓋可
觀矣共九行
與與朱元晦
書同

遜而遜者。此理也。敬此理也。義亦此理也。內此理也。
外亦此理也。故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孟子曰。所不
慮而知者。其良知也。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此天
之所與我者。我固有之。非由外鑠我也。故曰萬物皆
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此吾之本心也。所謂
安宅正路者此也。所謂廣居正位大道者此也。古人
自得之。故有其質。言理則是實理。言事則是實事。德
則質。德行則實行。吾與晦翁書。所謂古人質實不尚
智巧。言論未詳事實。先著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

象山全集

卷一

七

所謂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以其事實。實覺其事。
實故言。卽其事。事卽其言。所謂言顧行。行顧言。周道
之衰。文貌口勝。事實湮於意見。典訓蕪於辯說。揣摩
模寫之工。依倣假借之似。其條畫足以自信。其習熟
足以自安。以子貢之達。又得夫子而師承之。尚不免
此多學而識之之見。非夫子叩之。彼固晏然而無疑。
先行之訓。子欲無言之訓。所以覺之者屢矣。而終不
悟。夫子旣歿。其傳固在曾子。蓋可觀矣。况其不工不
似。不足以自信。不足以自安者乎。雖然。彼其工且似。

所謂與溺於
意見之人言
難

足以自信。足以自安。則有終身不反之患。有不可救藥之勢。乃若未工未似。未足以自信。未足以自安。則舍其邪而歸於正。猶易爲力也。來書蕩而無歸之說。大謬。今足下終日依靠人言語。又未有定論。如在逆旅。乃所謂無所歸。今使足下復其本心。居安宅。由正路。立正位。行大道。乃反爲無所歸。足下之不智亦甚矣。今已私未克之人。如在陷穽。如在荆棘。如在泥塗。如在囹圄械繫之中。見先知先覺。其言廣大高明。與已不類。反疑恐。一旦如此。則無所歸。不亦鄙哉。不亦

象山全集

卷一

八

謬哉。不知此乃是廣居正位大道。欲得所歸。何以易此。欲有所主。何以易此。今拘攣舊習。不肯棄捨。乃狃其狹而懼於廣。狃其邪而懼於正。狃其小而懼於大。尚得爲智乎。夫子曰。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古之所謂小人儒者。亦不過依據末節細行。以自律。未至如今人。有如許浮論虛說。謬悠無根之甚。夫子猶以爲門人之戒。又况如今日謬悠無根而可安乎。吾友能棄去謬習。復其本心。使此一陽爲主於內。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無終食之間而違於是。此乃所謂

有事焉。乃所謂勿忘。乃所謂敬。果能不替不息。乃是積善。乃是集義。乃是善養浩然之氣。真能如此。則不愧古人。其引用經語。乃是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則不爲侮聖言矣。今終日營營。如無根之木。無源之水。有採摘汲引之勞。而盈涸榮枯無常。豈所謂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者哉。終日簸弄經語。以自傳。蓋真所謂侮聖言者矣。書言日嚴祇敬六德。又言文王之敬忌。又曰罔不克敬典。詩言敬天之渝。又言敬之敬之。又言聖敬日躋。論語言敬事而信。又言

象山全集

卷一

九

脩己以敬。孟子言敬王敬兄。未嘗有言持敬者。觀此二字。可見其不明道矣。吾與足下言者。必因足下之及此而後言其旨。只欲足下知古人事實。而不累於無根之說。足下謂得此說而思之。足下以此爲說。其不明吾言甚矣。宜其不能記憶。附以己意。而失其本真也。又如脫灑二字。亦不正。足下何不言吾之見邪。不如古人之見正。吾之說虛。不如古人之說實。如此自訟。則有省發之理。若只管從脫灑等處思之。終不能得其正。此理甚明。具在人心。足下不幸受蔽於謬

陸子甚不取
脫灑二字而
誣之者乃謂
其專欲脫灑
實可怪歎

妄之習。今日乃費人許多氣力。此事若不明白。不應
安安而居。遲遲而來。病倦不能。櫛括文辭使之簡約。
信手直書大槩。幸三復而頓棄其舊。則當知聖賢之
言真不我欺也。

與胡季隨

諱大時號盤谷五峯先生宏季子也
季隨之子係文安公塔

辛丑之春在南康見所與晦菴書深服邁往丙午之
夏吳山廨舍相從越月以識面爲喜以欵集爲幸然
區區之懷終不能乎達於左右每用自愧大學言明
明德之序先於致知孟子言誠身之道在於明善今

象山全集

卷一

十

善之未明知之未至而循誦習傳陰儲密積。塵身以
從事。喻諸登山而陷谷。愈入而愈深。適越而北。轍愈
騫而愈遠。不知開端發足大指之非。而日與澤虞燕
賈課遠。近計枉直於其間。是必沒身於大澤窮老於
幽都而已。來書所舉某與元晦論太極書辭皆至理
誠言。左右能徹私去蔽。當無疑於此矣。不然。今之爲
欣厭者。皆其私也。豈可遽操以爲驗。稽以爲決哉。

二

王文公祠記。乃是斷百餘年未了底大公案。自謂聖

人復起不易。吾言餘子未嘗學問。妄肆指議。此無足多恠。同志之士。猶或未能盡察。此良可慨嘆。足下獨謂使荆公復生。亦將無以自解。精識如此。吾道之幸。傳項黃三士。人品固有不同。其爲學亦不相似。若望其致知明善。雖子淵亦不能無離索之患。元吉今在此。雖稍若知過。要未特達。學者之難得。所從來久矣。道不遠人。人自遠之耳。人心不能無蒙蔽。蒙蔽之未徹。則日以陷溺。諸子百家。往往以聖賢自期。仁義道德。自命。然其所以卒畔於皇極而不能自拔者。蓋蒙

象山全集

卷一

十一

蔽而不自覺。陷溺而不自知耳。顏子之賢。夫子所屢歎。氣質之美。固絕人甚遠。子貢非能知顏子者。然亦自知非儔偶。論語所載顏淵喟然之嘆。當在問仁之前。爲邦之問。當在問仁之後。請事斯語之時。乃其知之始至。善之始明時也。以顏子之賢。雖其知之未至。善之未明。亦必不至有聲色貨利之累。忿狠縱肆之失。夫子答其問仁。乃有克己復禮之說。所謂己私者。非必如常人所見之過惡。而後爲己私也。己之未克。雖自命以仁義道德。自期以可至聖賢之地者。皆其

顏子之志在
無伐善無施
勞正是其克
已處此意惟

陸子知之故
其論如此

私也。顏子之所以異乎衆人者，爲其不安乎此。極鑽仰之力，而不能自己，故卒能踐克己復禮之言，而知遂以至善，遂以明也。若子貢之明達，固居游夏之右，見禮知政，聞樂知德之識，絕凡民遠矣。從夫子游，如彼其久，尊信夫子之道，如彼其至。夫子旣沒，其傳乃不在子貢，顧在曾子。私見之，綱人難於自知如此。曾子得之以魯，子貢失之以達。天德已見，消長之驗，莫著於此矣。學問之初，切磋之次，必有自疑之兆，及其至也，必有自克之實。此古人物格知至之功也。已實

象山全集

卷一

七

未能自克，而不以自疑，方憑之以決，是非定可。否縱其標，未如子貢之屢中適重。夫子之憂耳，况又未能也。物則所在，非達天德，未易輕言也。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三子之智，蓋其英爽，足以有所精別，異乎陳子禽、叔孫武叔之流耳。若責之以大智，望之以真知聖人，非其任也。顏子請事斯語之後，真知聖人矣。曾子雖未及顏子，若其

陳陸

真知聖人則與顏子同學未知止則其知必不能至
知之未至聖賢地位未易輕言也何時合并以究此
理

與趙監 諱汝謙

垂諭新工尤慰勤企道塞宇宙非有所隱遁在天曰
陰陽在地曰柔剛在人曰仁義故仁義者人之本心
也孟子曰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又曰我固有
之非由外鑠我也愚不肖者不及焉則蔽於物欲而
失其本心賢者智者過之則蔽於意見而失其本心

象山全集 卷一 三

故易大傳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
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狗物欲者既馳而
不知止狗意見者又馳而不知止故道在邇而求之
遠事在易而求之難道豈遠而事豈難意見不實自
作艱難耳深知其非則蔽解惑去而得所止矣道本
自若豈如以手取物必有得於外然後為得哉鄧丞
於此深知端緒幸與進而圖之

鄧丞印文範

二
社倉事自元晦建請幾年於此矣有司不復掛之墻

壁遠方至無知者。某在勅局時。因編寬恤詔。令得見此文。與同官咨歎者。累日。遂編入廣賑卹門。今乃得執事發明之。此梭山兄所以樂就下風也。其間瑣細。敢不自竭。需公移之。至續得布稟。道外無事。事外無道。向嘗以智愚賢不肖。過不及之說。布復想洞然無疑於此矣。詩稱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康衢之歌。堯亦不過如此。論語之稱舜禹曰。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人能知與焉之過。無識知之病。則此心炯然。此理坦然。物各付物。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矣。所過者。

象山全集

卷一

十四

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不然則依好作惡之私。偏黨反側之患。雖賢者智者有所未免。中固未易執。和固未易致也。深欲一至函丈而冗擾未能。輒此薦其區區尊意。以爲何如。幸有以教之。

與鄧文範

諱約。禮號直齋。臨川人。登淳熙五年進士。從文安公學。

倉臺卽趙監

昨晚得倉臺書。謂別後稍棄舊而圖新。了然未有所得。殆似覓心了不可得者。此乃欲有所得之心耶。初信欲歸。此意極佳。但能不忘此意。更使深厚。則雖不

歸猶歸也。古人學如不及。尊德樂道。親師求友之心。不啻飢渴。豈虛也哉。是必務實之士。真知不足者。然後能如此也。此與自任私智。好勝爭強。竊近似以爲外飾者。天淵不侔。燕越異鄉。察之不可不精。辨之不可不明。於此不精明。便是不識路頭。終汨沒於形似。而無所至止。綿蠻黃鳥。止於丘隅。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學不知止。而謂其能慮。能得。吾不信也。人不自知其爲私意私說。而反

致疑於知學之士者。亦其勢然也。人誠知止。卽有定論。靜安慮得。乃必然之勢。非可強致之也。此集義所生。與義襲而取之者之所由辨。由仁義行。與行仁義者之所由分。而曾子子夏之勇。孟子告子之不動心。所以背而馳者也。書曰。欽厥止。不知所止。豈能欽厥止哉。又曰。安汝止。不欽厥止。豈能安汝止哉。汝初信問讀易之法。誠知所止。則其於往訓。如歸吾家而入吾門矣。聞秋試一中。亦爲之喜。試中。試不中。有校定。無校定。本不足深計。所以喜者。得失之心未去。未釋。

于原曰歸
于菴星快
論

然耳。此心猶未釋然。則所謂棄舊者特棄其末。未棄其本也。宜其謂之稍棄。此乃害心之本。非本心也。是所以蔽其本心者也。愚不肖者之蔽在於物欲。賢者智者之蔽在於意見。高下汙潔雖不同。其爲蔽理。溺心而不得其正。則一也。然蔽溺在汙下者。往往易解。而患其安焉而不求解。自暴自棄者是也。蔽溺在高潔者。大抵自是而難解。諸子百家是也。今倉臺雖未免有高潔之蔽。然不自是。當不難解矣。復書已啓其端。幸卽求見而究其說。萬一尙且遲回。春晚當爲一行也。

象山全集

卷一

六

二

道喪之久。異端邪說充塞天下。自非上知。誰能不惑。人之難得。亦其理然也。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當其枅格支離。只得精求方略。庶幾或悟耳。

與姪孫濟

夏末得汝陳官人到後信。胸襟頓別。辭理明暢。甚爲喜慰。乃知汝質性本不昏滯。獨以不親講益。故爲俗

誨人不倦之
如也

淳熙書局
卷一

祠自宋朝
設祠祿之
官以供老
優賢

見俗說牽制理沒耳。其後二三信。雖是倉卒。終覺不
如初信。豈非困於獨學。無朋友之助。而然得失之心
未去。則不得得失之心去。則得之時文之說未破。則
不得時文之說破。則得之不惟可使汝日進於學。而
無魔崇。因是亦可以解流俗之深惑也。山間近來結
廬者甚衆。吾祠祿既滿。無以為糧。諸生始聚糧相迎。
今方丈前。又成一閣。部勒羣山。氣象益偉。第諸生中
有力者寡。爲此亦良不易。未能多供人耳。今夏更去
送來。常不下百人。若一時俱來。亦未有著處。貴溪宰

象山全集

卷一

七

甚有政聲。邑人以爲久無此人。其致禮於山間甚厚。
屢欲躬至問道。而未果。夏未有復。其一書錄往汝觀
之。非虛辭也。道之將墜。自孔孟之生。不能回天而易
命。然聖賢豈以其時之如此。而廢其業。隳其志哉。慟
哭於顏淵之亡。喟嘆於曾點之志。此豈枯於叢然之
形體者所能知哉。孔氏之轍環於天下。長沮桀溺楚
狂接輿負蕢植杖之流。刺譏玩慢。見於論語者如此。
耳。如當時之俗。揆之理勢。則其陵藉侵侮。豈遽止是
哉。宋衛陳蔡之間。伐木絕糧之事。則又幾危其身。然

其行道之心。豈以此等而爲之衰。止文不在茲。期月而可。此夫子之志也。春秋之作。殆不得已焉耳。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此又孟子之志也。故曰。當今天下。舍我其誰哉。至所以祛尹士充虞之惑者。其自述至詳。且明。由孟子而來。千有五百餘年之間。以儒名者甚衆。而荀楊王韓獨著專場。蓋代天下歸之。非止朋遊黨與之私也。若曰。傳堯舜之道。續孔孟之統。則不容以形似假借。天下萬世之公。亦終不可厚誣也。至於近時伊洛諸賢。研道益深。講道益詳。志何

之專踐行之篤。乃漢唐所無有。其所植立成就。可謂盛矣。然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未見其如曾子之能信其皜皜。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未見其如子思之能達其浩浩。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未見其如孟子之長於知言。而有以承三聖也。故道之不明。天下雖有美材厚德。而不能以自成。自達。困於聞見之支離。窮年卒歲。而無所至。止若其氣質之不美。志念之不正。而假竊傳會。蠹食蛆長於經傳文字之間。者。何可勝道。方今熟爛敗壞。如齊威秦皇之尸。誠有

夸大附
屬已卑身
附人也
狙音疽猿
屬

大學之志者敢不少自強乎於此有志於此有勇於此有立然後能克己復禮遜志時敏真地中有山謙也不然則凡爲謙遜者亦徒爲假竊緣飾而其實崇私務勝而已比有一輩沉吟堅忍以師心婉孌秀毗以媚世朝四暮三以悅衆狙尤可惡也不爲此等所眩則自求多福何遠之有道非難知亦非難行患人無志耳及其有志又患無真實師友反相眩惑則爲可惜耳凡今所以爲汝言者爲此耳蔽解惑去此心此理我固有之所謂萬物皆備於我昔之聖賢先得象山全集卷一

九

我心之所同然者耳故曰周公豈欺我哉

與李省幹

某試吏於此頗益自信此學之不可須臾離也有朋自遠方來乃所大願承有意相與切磋乎此敬延跂俟之平甫舊相從恨其端緒未明未知所以用力今此又交一臂而去每爲平甫不滿此學之不明千有五百餘年矣異端充塞聖經榛蕪質美志篤者尤爲可惜何時共講以快此懷未相見間儻有所疑以片紙寓諸郵筒可也

古先聖賢無不由學。伏羲尚矣。猶以天地萬物為師。俯仰遠近。觀取備矣。於是始作八卦。夫子生於晚周。麟遊鳳翥。出類拔萃。謂天縱之將聖。非濫辭也。然而自謂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中庸稱之。亦曰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堯舜相繼以臨天下。而皋陶矢謨其間。曰朕言惠可底行。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未及下車。訪于箕子。俾陳洪範。高宗曰。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遁于荒野。入宅于

象山全集 卷一 二十

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為麴蘖。若作和羹。爾為鹽梅。人生而不知學。學而不求師。其可乎哉。秦漢以來。學絕道喪。世不復有師。以至于唐。曰師曰弟子云者。反以為笑。韓退之柳子厚。猶為之屢歎。惟本朝理學遠過漢唐。始復有師道。雖然。學者不求師。與求而不能虛心。不能退聽。此固學者之罪。學者知求師矣。能退聽矣。所以導之者。乃非其道。此則師之罪也。學於夫子者多矣。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固無可疵。此外則有南宮适。宓子賤。

漆雕開近於四子。三人之外。最後出如高子羔。曾子。雖有愚魯之號。其實皆夫子所喜於二人中。尤屬意於子羔。不幸前夫子而死。不見其所成就。卒之傳夫子之道者。乃在曾子。伯魚死。子思乃夫子適孫。夫子之門人。光耀於當世者甚多。而子思獨師事曾子。則平日夫子爲子思擇師者可知矣。宰我子貢有若。其才智最高。子夏子游子張又下一等。然游夏已擅文學之場。而堂堂乎子張子游。猶以爲難能。其言論足以動人。光華足以耀俗。誠非以愚魯得號者所可比。

象山全集

卷一

三

擬至其傳道授業。不謬於聖人。宰我子貢有若。猶不在此位。况游夏乎。故自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乃得其傳者。外此則不可以言道。居今之時。而尚友方冊。取友當世。亦已難矣。足下求友之意切矣。顧不知迂拙之人。果足以當足下所期否乎。鄙文數篇。錄往。幸熟復而審思之。毋徒徇其名而不察其實。乃所願望。未相見間。或有未當於足下之意者。願索言之。亦惟其是而已矣。愚見所到。固當傾倒。正不必以世俗相欺也。

象山先生全集卷二

臨川後學李 紱點次

書

與王順伯

楚陂後學周毓齡重校
槐堂書齋裔孫邦瑞刊

去夏遠辱臨存甚慰積年闊別之懷。執別忽忽。又一歲有半。瞻企不啻渴饑。屢於七七哥書中蒙寄意之勤。感感。且知別後所學大進。膏潤沾溉多矣。敬仰之劇。然愚意竊有願訂正於左右者。不敢避免瀆之罪。大抵學術有說有實。儒者有儒者之說。老氏有老氏

象山全集

卷二

一

之說。釋氏有釋氏之說。天下之學術衆矣。而大門則此三家也。昔之有是說者。本於有是實。後之求是實者。亦必由是說。故凡學者之欲求其實。則必先習其說。既習之。又有得有不得。有得其實者。有徒得其說而不得其實者。說之中。又有淺深。有精粗。有偏全。有純駁。實之中。亦有之。凡此皆在其一家之中。而自有辨焉者也。論三家之同異得失是非。而相譏於得與不得。說與實。與夫淺深精粗。偏全純駁之間。而不知其爲三家之所均有者。則亦非其至者矣。兄前兩與

家兄書大槩謂儒釋同。其所以相比配者。蓋所謂均
有之者也。某嘗以義利二字判儒釋。又曰。公私其實
卽義利也。儒者以人生天地之間。靈於萬物。貴於萬
物。與天地並而爲三極。天有天道。地有地道。人有人
道。人而不盡人道。不足與天地並。人有五官。官有其
事。於是。有是非得失。於是。有教有學。其教之所從立
者。如此。故曰。義曰公。釋氏以人生天地間。有生死。有
輪迴。有煩惱。以爲甚苦。而求所以免之。其有得道明
悟者。則知本無生死。本無輪迴。本無煩惱。故其言曰。

象山全集

卷二

二

生死事大。如兄所謂菩薩發心者。亦只爲此一大事。
其教之所從立者。如此。故曰。利曰私。惟義惟公。故經
世。惟利。惟私。故出世。儒者雖至於無聲無臭。無方無
體。皆主於經世。釋氏雖盡未來際。普度之。皆主於出
世。今習釋氏者。皆人也。彼旣爲人。亦安能盡棄吾儒
之仁義。彼雖出家。亦上報四恩。日用之間。此理之根
諸心。而不可泯滅者。彼固或存之也。然其爲教。非爲
欲存此而起也。故其存不存。不足爲深造其道者。輕
重若吾儒。則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

之君子存之。釋氏之所憐憫者。爲未出輪迴。生死相續。謂之生死海裏浮沉也。彼之所憐憫者。吾之聖賢無有也。然其教不爲欲免此而起。故其說不主此也。故釋氏之所憐憫者。吾儒之聖賢無之。吾儒之所病者。釋氏之聖賢。則有之。試使釋氏之聖賢。而繩以春秋之法。童子知其不免矣。從其教之所由起者觀之。則儒釋之辨。公私義利之別。判然截然。有不可同者矣。某嘗妄論尊見之質。人所難及。而不滿人意者。皆所習所

象山全集

卷二

三

鄉有以病之也。此非今日之言。蓋自初拜識時。已如此竊議矣。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間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有過而不能勇改。天下之通患。然今世別有一般議論。以不輕改其素守爲老成。爲持重。爲謹審。以幡然改沛然從者爲輕率。爲狂妄。爲無所守。凡事理。但論是非。若已知吾所守所行者爲非。則豈可不速改。若謂吾所守所行未爲非。則固不當改。又不論速不速也。智仁勇三者天下

之達德。尊兄之質本有勇。但從來向釋氏。不崇儒學。故至徇流俗。朋友中見尊兄有剛決過人處。又有徇流俗處。莫不竊恠之。若某則妄論尊兄之徇流俗亦甚勇。他人則容易被聖賢之學聳動。雖不知其實。往往以其名而赴之。若尊兄則雖自覺有未穩當處。亦且頑忍安舊。有姑自守且徐圖之意。某念非尊兄無以發其狂言。用忘犯分之罪。猖狂而言。辭不暇擇。某非敢使尊兄竊儒者之名以欺世。願尊兄試以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之法。試思之。或有可採。如謂不

象山全集

卷二

四

然亦願詳以見教。辨白此事。期於到頭。非兄尚誰望。

二

屬者僭易陳露所見。蒙教復詳至。開發多矣。來書有深不欲多言之語。某竊謂於所不當言者。加一言則非矣。若在所當言。則唯足以達其理意而已。不可以多少限也。躁人之辭多者。謂其躁妄錯亂贅疣。是則可刪也。今方將於道術趨向之間。切磋商求是。則又奚多之病。願尊兄先除此一戒。使某得悉意承教。庶是非可明也。尊兄所學。以力行爲主。不專務論說。所見

皆行履到處。非但言說而已。此不待論。某固不敢以言說待尊兄。交游間亦不以此病兄。獨謂兄所學不能無蔽耳。楊墨告子許行之徒。豈但言說其所言。卽其所行。而孟子力闢之者。以爲其學非也。儒釋之辨。某平時亦少所與論者。有相信者。或以語之。亦無所辨難。於我無益。有自立議論與我異者。又多是勝心所持。必欲已說之伸。不能公平求是。與之反覆。只成爭辨。此又不可與論。今之僧徒多擔夫庸人。不通文理。旣去髮異服。又安能使之髮髡潔緇。而從吾游耶。

至於士大夫之好佛者。雖其好佛。亦只爲名而已。此又不足與論也。至如尊兄不爲名。不好勝。凡事皆公心求是。又聰明博洽。鄉來未有自得處。猶有凝滯退縮之態。比來所見明白。議論發越。殊無凝滯退縮之態矣。設有如是資質。如是所到。然但工一家之說。則又難論。今兄兩家之書。已皆探討。此而不與極論。則只成是自檐版矣。鄉來竊疑於兄者。以爲兄之資稟質實。強敏有餘。宏大通遠。則不足。懼爲平日所鄉所學所習之所攝持。密制其命。而不能度越擺脫。操不

忘本之說以爲典訓。拒排釋氏者於千里之外。而與至則行矣。趨而避之者。同其介然自守之意。則無間之可乘矣。承來教謂若使釋果未進於儒。理須進步。何苦守其卑汗而不進。然後知高明之度。本自宏闊。而某之疑。則誠淺陋矣。某前書所論。論其教之所從起。而兄則指其所造以辨之。某雖不曾看釋藏經教。然而楞嚴圓覺維摩等經。則嘗見之。如來書所舉愛涅槃。憎生死。正是未免生死。未出輪迴。不了四相者。正是未免生死。未出輪迴。四相雖有淺深粗精。然其壽者相。亦只是我相根本。潛伏藏識。謂之命根。不斷。故其文曰。若有人讚歎彼法。則生歡喜。便欲濟度。若有人誹謗彼所得者。卽生嗔恨。此亦正是未免生死。未出輪迴。又如來教因地法行。亦無身心受彼生死。正是免得生死。出得輪迴。伊川先生有曰。釋氏只是理會生死。其他都不理會。近有一前輩參禪。禪叢中稱其所得。一日舉伊川先生之言曰。某當時若得侍坐。便問道。不知除生死外。更有甚事。不知尊兄所見。與此人優劣如何。若尊兄初心不爲生死。不知因何。

趨向其道。來書實際理地。雖不受一塵。而佛事門中。不捨一法。若論不捨一法。則虎穴魔宮。實爲佛事。淫房酒肆。盡是道場。維摩使須菩提置鉢欲去之地。乃其極則。當是時。十地菩薩。猶被呵斥。以爲取舍未忘。染淨心在。彼其視吾詩禮春秋。何啻以爲緒餘土苴。唯其教之所從起者如此。故其道之所極亦如此。故某嘗謂儒爲大中。釋爲大偏。以釋與其他百家論。則百家爲不及。釋爲過之。原其始。要其終。則私與利而已。來教謂佛說出世。非舍此世而於天地外別有樂

象山全集

卷二

七

處。某本非謂其如此。獨謂其不主於經世。非三極之道耳。又謂若衆聖所以經世者。不由自心建立。方可言經世異於出世。而別有妙道也。吾儒之道。乃天下之常道。豈是別有妙道。謂之典常。謂之彝倫。蓋天下之所共由。斯民之所日用。此道一而已矣。不可改頭換面。前書固謂今之爲釋氏者。亦豈能盡捨吾道。特其不主於是。而其違順得失。不足以爲深造者之輕重耳。尊兄謂行所當行。尊兄日用中所行合理處。自是天資之美。與探討儒書之力。豈是讀華嚴有省發。

後方始如此。然尊兄豈能保其所行皆合於理乎。韋編三絕而後贊易。敢道尊兄未嘗從事如此工夫。吾志在春秋。敢道尊兄不能有此志。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敢道此非尊兄之所欲。如是而謂儒釋同。恐無是理。今尊兄將空諸所有。其視硜硜擊磬者。果爲何事哉。若謂治大國若烹小鮮。不以智治國。國之福或者其可以與尊兄之道並行而不悖也。某方吐芻中愚見。欲求訂正。其辭不得不自達。願尊兄平心觀之。如不以爲然。幸無愛辭。鄉時兄弟有

象山全集

卷二

八

所論難。尙蒙推挽。令各極其意。况在朋友。彼此無他疑。正宜悉意評論。期歸乎一是之地。某平昔愚見。所到持論甚堅。然人言有以服其心。則不憚於幡然而改。惟尊兄有以知我非執己好勝者。幸不憚盡言。若鄙言可采。亦願尊兄不憚改轍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夫子自謂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耳。又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曰。我學不厭。而教不倦。此其

不可爲吾人標的乎。但只如此隨見在去。豈便無益於天下。顧有如尊兄之質。不可無惜處。適得張南軒與家兄書。今附達家兄處。可試觀之。如何。家兄逼歲必歸宅上。不知曾更有切磋否。歲卽除。伏幾多爲親壽。以厚新社。

與朱元晦

黃易二生歸奉。正月十四日書。備承改歲動息。慰浣之劇。不得嗣問。倏又經時。日深馳鄉。聞已赴闕奏事。何日對殿。伏想大摠素蘊爲明主忠言。動悟淵衷。以

象山全集

卷二

九

厯音仄
掘地也
又
相擊也

幸天下恨未得卽聞緒餘。沃此傾渴。外間傳聞留中講讀。未知信否。誠得如此。豈勝慶幸。鄉人彭世昌得一山在信之西境。距敝廬兩舍而近。實龍虎山之宗。巨陵特起。厯然如象。名曰象山。山間自爲原塢。良田清池。無異平野。山澗合爲瀑流。垂注數里。兩崖有蟠松。恠石却略。偃蹇中爲茂林。瓊瑤冰雪。傾倒激射。飛灑映帶於其間。春夏流壯。勢如奔雷。木石自爲階梯。可浴以觀。佳處與玉淵臥龍未易優劣。往歲彭子結一廬以相延。某亦自爲精舍於其側。春間攜一姪二

息讀書其上。又得勝處爲方丈以居。前挹閩山奇峰萬壘。後帶二溪。下赴彭蠡。學子亦稍稍結茅其傍。相從講習。此理爲之曰明。舞雩詠歸。千載同樂。某昔年兩得侍教。康廬之集。加款於鷺湖。然猶莽鹵淺陋。未能成章。無以相發。甚自愧也。比日少進。甚思一侍函丈。當有啓助。以卒餘教。尚此未能。登高臨流。每用悵惘。往歲覽尊兄與梭山家兄書。嘗因南豐使人。僭易致區區。蒙復書許。以卒請。不勝幸甚。古之聖賢。惟理是視。堯舜之聖。而詢于芻蕘。曾子之易簣。蓋得於執

象山全集

卷二

十

燭之童子。蒙九二曰。納婦吉。苟當於理。雖婦人孺子之言。所不棄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或乖理致。雖出古書。不敢盡信也。智者千慮。或有一失。愚者千慮。或有一得。人言豈可忽哉。梭山兄謂太極圖說與通書不類。疑非周子所爲。不然。則或是其學未成時所作。不然。則或是傳他人之文。後人不辨也。蓋通書性命章。言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曰一曰中。卽太極也。未嘗於其上。加無極字。動靜章言五行陰

陽太極亦無無極之文。假令太極圖說是其所傳。或其少時所作。則作通書時不言無極。蓋已知其說之非矣。此言殆未可忽也。兄謂梭山急迫看人文字。未能盡彼之情。而欲遽申己意。是以輕於立論。徒爲多說。而未必果當於理。大學曰。無諸己而後非諸人。人無古今智愚賢不肖皆言也。皆文字也。觀兄與梭山之書。已不能酬斯言矣。尙何以責梭山哉。尊兄向與梭山書云。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

象山全集

卷二

十一

根本。夫太極者。實有是理。聖人從而發明之耳。非以空言立論。使後人簸弄於頰舌紙筆之間也。其爲萬化根本。固自素定。其足不足。能不能。豈以人言不言之故耶。易大傳曰。易有太極。聖人言有。今乃言無何也。作大傳時。不言無極。太極何嘗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耶。洪範五皇極。列在九疇之中。不言無極。太極亦何嘗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耶。太極固自若也。尊兄只管言來言去。轉加糊塗。此真所謂輕於立論。徒爲多說。而未必果當於理也。兄號句

句而論。字字而議。有年矣。宜益工益密。立言精確。足以悟疑辨惑。乃反疎脫如此。宜有以自反矣。後書又謂無極卽是無形。太極卽是有理。周先生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明之。易之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况太極乎。曉文義者。舉知之矣。自有大傳。至今幾年。未聞有錯認太極別爲一物者。設有愚謬。至此奚啻不能以三隅反。何足上煩老先生。特地於太極上加無極二字。以曉之乎。且極字亦不

象山全集

卷二

十一

此駁最爲平允

可以形字釋之。蓋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猶言無中。也是奚可哉。若懼學者泥於形器而申釋之。則宜如詩言上天之載。而於下贊之曰。無聲無臭。可也。豈宜以無極字加於太極之上。朱子發謂濂溪得太極圖於穆伯長。伯長之傳出於陳希夷。其必有攷。希夷之學。老氏之學也。無極二字。出於老子。知其雄章。吾聖人之書所無有也。老子首章言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而卒同之。此老氏宗旨也。無極而太極。卽是此旨。老氏學之不正。見理不明。所蔽在此。見於此。

學用力之深。爲日之久。曾此之不能辨。何也。通書中
焉止矣之言。與此昭然不類。而兄曾不之察。何也。太
極圖說。以無極二字冠首。而通書終篇。未嘗一及無
極字。二程言論文字。至多亦未嘗一及無極字。假令
其初實有是圖。觀其後來未嘗一及無極字。可見其
道之進。而不自以爲是也。兄今考訂注釋。表顯尊信。
如此其至。恐未得爲善祖述者也。潘清逸詩文可見
矣。彼豈能知濂溪者。明道伊川親師承濂溪。當時名
賢居潘右者。亦復不少。濂溪之誌。卒屬於潘。可見其

象山全集

卷二

七

子孫之不能世其學也。兄何據之篤乎。梭山兄之言。
恐未宜忽也。孟子與墨者夷之辨。則據其愛無等差
之言。與許行辨。則據其與民並耕之言。與告子辨。則
據其義外與人性無分於善不善之言。未嘗泛爲料
度之說。兄之論辨。則異於是。如某今者所論。則皆據
尊兄書中要語。不敢增損。或稍用尊兄泛辭。以相繩
糾者。亦差有證據。抑所謂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兄
書今梭山寬心游意。反復二家之言。必使於其所說
如出於吾之所爲者。而無纖芥之疑。然後可以發言。

立論而斷其可否。則其爲辨也不煩。而理之所在。無
不得矣。彼方深疑其說之非。則又安能使之如出於
其所爲者。而無纖芥之疑哉。若其如出於吾之所爲
者。而無纖芥之疑。則無不可矣。尙何論之可立。否之
可斷哉。兄之此言。無乃亦少傷於急迫。而未精耶。兄
又謂一以急迫之意求之。則於察理已不能精。而於
彼之情又不詳盡。則徒爲紛紛。雖欲不差。不可得矣。
殆夫子自道也。向在南康論兄所解。告子不得於言。
勿求於心一章。非是兄令某平心觀之。某嘗答曰。甲

與乙辨。方各是其說。甲則曰。願某乙平心也。乙亦曰。
願某甲平心也。平心之說。恐難明白。不若據事論理。
可也。今此急迫之說。寬心游意之說。正相類耳。論事
理不必以此等壓之。然後可明也。梭山氣稟寬緩。觀
書未嘗草草。必優游諷詠。耐久紉繹。今以急迫指之。
雖他人亦未喻也。夫辨是非。別邪正。決疑似。固貴於
峻潔明白。若乃料度羅織。文致之辭。願兄無易之也。
梭山兄所以不復致辨者。蓋以兄執已之意甚固。而
視人之言甚忽。求勝不求益也。某則以爲不然。尊兄

平日倦倦於朋友。求箴規切磨之益。蓋亦甚至。獨羣
雖孤。雄人非。惟不敢以忠言進於左右。亦未有能爲
忠言者。言論之橫。出其勢然耳。向來相聚。每以不能
副兄所期爲愧。比者自謂少進。方將圖合并而承教。
今兄爲時所用。進退殊路。合并未可期也。又蒙許其
吐露。輒寓此少見區區尊意。不以爲然。幸不憚下教。
政遠。惟爲國保愛。以需柄用。以澤天下。

二

伏自夏中拜書。尋聞得對。方深贊喜。冒疾遽興。重爲

象山全集

卷二

十五

駭嘆。賢者進退綽綽有裕。所甚惜者。爲世道耳。承還
里第。屢欲致書。每以冗奪。徒積傾馳。江德功人。至奉
十一月八日書。備承作止之詳。慰浣良劇。比閱邸報。
竊知召命不容辭免。莫須更一出否。吾人進退自有
大義。豈直避嫌畏譏而已哉。前日面對。必不止於職
守所及。恨不得與聞至言。後便儻可垂教否。前書條
析所見。正以疇昔負兄所期。比日少進。方圖自贖耳。
來書誨之諄複。不勝幸甚。愚心有所未安。義當展盡。
不容但已。亦尊兄教之之本意也。近浙間有後生貽

書見規以爲吾二人者。所習各已成熟。終不能以相爲。莫若置之勿論。以俟天下後世之自擇。鄙哉言乎。此輩凡陋沉溺俗學。悖戾如此。亦可憐也。人能宏道。非道宏人。此理在宇宙間。固不以人之明不明。行不行而加損。然人之爲人。則抑有其職矣。垂象而覆物。天之職也。成形而載物者。地之職也。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者。人君之職也。孟子曰。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所謂行之者。行其所學以格君心之非。引其君於當道。與其君論道經邦。燮理陰陽。

象山全集

卷二

六

使斯道達乎天下也。所謂學之者。從師親友。讀書考古。學問思辨。以明此道也。故少而學道。壯而行道者。士君子之職也。吾人皆無常師。周旋於羣言淆亂之中。俯仰參求。雖自謂其理已明。安知非私見談說。若雷同相從。一唱百和。莫知其非。此所甚可懼也。幸而有相疑不合。在同志之間。正宜各盡所懷。力相切磋。期歸於一是之地。大舜之所以爲大者。善與人同。樂取諸人以爲善。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吾人之志。當何求哉。惟其是已矣。疇昔

明言善議。拳拳服膺而勿失。樂與天下共之者。以爲是也。今一旦以切磋而知其非。則棄前日之所習。勢當如出陷穽。如避荆棘。惟新之念。若決江河。是得所欲而遂其志也。此豈小智之私鄙陋之習。榮勝耻負者所能知哉。弗明弗措。古有明訓。敢悉布之。尊兄平日論文。甚取曾南豐之嚴健。南康爲別前一夕。讀尊兄之文。見其得意者。必簡健有力。每切敬服。嘗謂尊兄才力如此。故所取亦如此。今閱得書。但見文辭繳繞。氣象褊迫。其致辨處。類皆遷就牽合。甚費分疏。終

象山全集

卷二

七

不明白。無乃爲無極所累。反困其才耶。不然。以尊兄之高明。自視其說。亦當如白黑之易辨矣。尊兄嘗曉陳同父云。欲賢者百尺竿頭。進取一步。將來不作三代以下人物。省得氣力爲漢唐分疏。卽更脫灑磊落。今亦欲得尊兄進取一步。莫作孟子以下學術。省得氣力爲無極二字分疏。亦更脫灑磊落。古人質實。不尙智巧。言論未詳。事實先著。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所謂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以其事實覺其事實。故言卽其事。事卽其言。所謂言顧行。行顧言。周

道之衰。文貌日勝。事實湮於意見。典訓蕪於辨說。揣量模寫之工。依放假借之似。其條畫足以自信。其習熟足以自安。以子貢之達。又得夫子而師承之。尚不免此多學而識之之見。非夫子邛之。彼固晏然而無疑。先行之訓。予欲無言之訓。所以覺之者屢矣。而終不悟。顏子既沒。其傳固在曾子。蓋可觀已。尊兄之才。未知其與子貢如何。今日之病。則有深於子貢者。尊兄誠能深知此病。則來書七條之說。當不待條析而自解矣。然相去數百里。脫或未能自克。淹回舊習。則

不能無遺恨。請卒條之。來書本是主張無極二字。而以明理爲說。其要則曰。於此有以灼然實見太極之真體。某竊謂尊兄未曾實見太極。若實見太極。上面必不更加無極字。下面必不更著真體字。上面加無極字。正是疊床之上床。下面著真體字。正是架屋下之屋。虛見之與實見。其言固自不同也。又謂極者正。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耳。就令如此。又何必更於上面加無極字也。若謂欲言其無方所。無形狀。則前書

論
至平至允之

固言宜如詩言上天之載。而於其下贊之曰無聲無臭。可也。豈宜以無極字加之太極之上。繫辭言神無方矣。豈可言無神。言易無體矣。豈可言無易。老氏以無爲天地之始。以有爲萬物之母。以常無觀妙。以常有觀竅。直將無字搭在上面。正是老氏之學。豈可諱也。惟其所蔽在此。故其流爲任術數。爲無忌憚。此理乃宇宙之所固有。豈可言無。若以爲無。則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矣。楊朱未遽無君。而孟子以爲無君。墨翟未遽無父。而孟子以爲無父。此其所以爲

象山全集

卷二

九

知言也。極亦此理也。中亦此理也。五居九疇之中。而曰皇極。豈非以其中而命之乎。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而詩言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豈非以其中命之乎。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理至矣。外此豈更復有太極哉。以極爲中。則爲不明理。以極爲形。乃爲明理乎。字義固有一字而數義者。用字則有專一義者。有兼數義者。而字之指歸。又有虛實。虛字則但當論字義。實字則當論所指之實。論其所指之實。則有非

字義所能拘者。如元字有始義。有長義。有大義。坤五之元吉。屯之元亨。則是虛字。專爲大義。不可復以他義參之。如乾元之元。則是實字。論其所指之實。則文言所謂善。所謂仁。皆元也。亦豈可以字義拘之哉。極字亦如此。太極皇極。乃是實字。所指之實。豈容有二。充塞宇宙。無非此理。豈容以字義拘之乎。中卽至理。何嘗不兼至義。大學文言皆言知至。所謂至者。卽此理也。語讀易者曰。能知太極。卽是知至。語讀洪範者曰。能知皇極。卽是知至。夫豈不可。蓋同指此理。則曰

象山全集

卷二

二十

極曰中。曰至。其實一也。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此兩極字。乃是虛字。專爲至義。却使得極者至極而已。於此用而已字。方用得當。尊兄最號爲精通。詁訓文義者。何爲尚惑於此。無乃理有未明。正以太泥而反失之乎。至如直。以陰陽爲形器。而不得爲道。此尤不敢聞。命易之爲道。一陰一陽而已。先後始終。動靜晦明。上下進退。往來闔闢。盈虛消長。尊卑貴賤。表裏隱顯。向背順逆。存亡得喪。出入行藏。何適而非一陰一陽哉。奇耦相尋。變化無窮。故曰其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

來書謂陰陽
已是形而下
者故陸子辨
之易大傳明
言一陰一陽
之謂道自不
得以爲器

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說卦曰。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下繫亦曰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今顧以陰陽爲非道。而直謂之形器。其孰爲昧於道器之分哉。辯難有要領。言辭有指歸。爲辯而失要領。觀言而迷指歸。皆不明也。前書之辯。其要領在無極二字。尊兄確意主張。曲爲飾說。旣以無形釋之。又謂周子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明之。某於此見得尊兄只是強說來由。恐無是事。故前書舉大傳一陰一陽之謂道。形而上者謂之道。兩句以見粗識文義者。亦知一陰一陽卽是形而上者。必不至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曰。況太極乎。此其指歸本自明白。而兄曾不之察。乃必見誣。以道上別有一物爲太極。通書曰。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

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周子之言中如此。亦不輕矣。外此豈更別有道理。乃不得比虛字乎。所舉理性命章五句。但欲見通書言中言一。而不言無極耳。中焉止矣。一句不妨自是斷章。兄必見誣以屬之下文。兄之爲辯。失其指歸。大率類此。盡信書。不如無書。某實深信孟子之言。前書釋此段。亦多援據古書。獨頗不信無極之說耳。兄遽坐以直緇古書爲不足信。兄其深文矣哉。大傳洪範毛詩周禮與太極圖說孰古。以極爲形。而謂不得爲中。以一陰一陽爲器。而謂不得爲道。此無乃少。緇古書爲不足信。而微任胸臆之所裁乎。來書謂若論無極二字。乃是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不顧傍人是非。不計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又謂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誠合如此。不知人有甚不敢道處。但加之太極之上。則吾聖門正不肯如此道耳。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太極亦曷嘗隱於人哉。尊兄兩下說無說有。不知漏洩得多少。如所謂太

極真體不傳之秘。無物之前。陰陽之外。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迥出常情。超出方外等語。莫是曾學禪宗所得如此。平時既私其說。以自妙。及教學者。則又往往秘此而多說文義。此漏洩之說。所從出也。以實論之。兩頭都無著實。彼此只是葛藤。未說氣質不美者。樂寄此以神其姦。不知繫絆多少。好氣質底學者。既以病已。又以病人。殆非一言一行之過。兄其母以久習於此。而重自反也。區區之忠。竭盡如此。流俗無知。必謂不遜。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諒在高明。正

所樂聞。若猶有疑。願不憚下教。政遠。惟爲國自愛。

三

往歲經筵之除。士類胥慶。延跂以俟吾道之行。乃復不究起賢之禮。使人重爲慨嘆。新天子卽位。海內屬目。然罷行陞黜。率多人情之所未諭者。羣小駢肩而騁。氣息拂然。諒不能不重勤長者憂國之懷。某五月晦日。拜荆門之命。命下之日。實三月二十八日。替黃元章闕尚三年半。願有以教之。首春借兵之還。伏願賜報。備承改歲動息。慰沃之劇。惟其不度。稍獻愚忠。

終不作斷絕
語思厚之意
藹然

未蒙省察。反成唐突。謙抑非情。督過深矣。不勝惶恐。向蒙尊兄促其條析。且有無若令兄遽斷來章之戒。深以爲幸。別紙所謂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亦可矣。無復望其必同也。不謂尊兄遽作此語。甚非所望。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通人之過。雖微箴藥。久當自悟。諒今尊兄必渙然於此矣。願依末光。以卒餘教。

與吳顯仲

建昌南城人文安公弟子

象山全集

卷二

三四

屬承訪逮。深見嗜學之誠。顧荒繆無以塞盛意。爲別未幾。已有思詠。便風得書。承比辰進修。多福爲慰。顯仲質朴。甚可嘉。爲學固不可迫切。亦當有窮究處。乃有長進。若能隨分窮究。廢弛豈所患也。又所依得賢主人。不患無浸潤之益也。凌遽占復。莫旣所懷。惟勉學自愛。

二

得書讀之。其辭與鄉時書辭不相類。儘平常爰帖。無甚病痛。但恐亦是偶然耳。若果如此。自能隨時學問。

不患無益。縱無甚益。亦不至有甚繆戾也。况朝夕得親炙黃丈。又得與濟先相處。不可謂乏師友也。包顯道歸。遣此爲復。莫究所欲言。惟勉學自愛。



上頁第七行還字不誤
下頁第八行皆字上之
不誤

上頁第五行
各字疑是揚字